

# 穷人树

徐贵祥 著

往事如歌

冬天里的一把火

老虎灶的故事

母亲的志气

谈谈文学

我的文学道路

从「第五」到「二一」

和毛泽东的艰苦往事

南来北往

穷人树

脚的痕迹之路

行于白凤城

教书交友

欢迎师兄弟留言

文学系的一二三四

我们的文学理想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贵祥的最新散文集

散文中的军旅阳刚派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穷人树

徐贵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穷人树/徐贵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321-8

I. ①穷…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092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插页 3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21-8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往事如歌

- 我的土地我的家 ..... 003
- 冬天里的一把火 ..... 007
- 老虎灶的故事 ..... 012
- 我的老政委 ..... 016
- 母亲的忐忑 ..... 021
- 连队的压岁钱 ..... 039
- 我和《安徽日报》 ..... 043
- 军艺生活点滴 ..... 046
- 枣树里的阳光 ..... 054
- 同裘山山在一起的日子 ..... 063

### 谈谈文学

- 我的文学道路 ..... 075
- 从“另类”到“一样” ..... 093
- 和平年代的战争往事 ..... 097

假如我们都是杨靖宇 .....	101
常双群和王双群的故事 .....	104
一个女兵半部《仰角》 .....	108
一张旧地图 .....	113
田野之上有我们的城郭 .....	117
寻找英雄 .....	121

## 南来北往

穷人树 .....	127
脚的冶炼之路 .....	136
行走古战场 .....	144
从安阳出发 .....	150
我看河南 .....	155
在青川 .....	161
在李霁野的故乡 .....	164
胜负五十四年 .....	168
诗意的栖居 .....	173

## 教书交友

欢迎师兄莫言 .....	179
文学系的一二三四 .....	184
中关村里的文学部队 .....	189
我们的文学理想 .....	195
小说的“说” .....	210
虚构的力量 .....	219

天才的眼睛 .....	222
苦难风流 .....	237
淮河无弦万古琴 .....	242
淮河岸边的咏叹 .....	246
让艺术的光芒照亮历史 .....	253
比小说精彩的是生活 .....	258

# 往事如歌





## 我的土地我的家

一个作家的成长,首先应该是由自身的素质决定的。但是这种素质往往不是天生的,而很重要的方面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人的素质的形成,有必然的因素,也有偶然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都很重要。

我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南部的一个小镇上,那是一片肥沃的文化土壤,周边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往远处看,江淮流域,群星璀璨,历史上有桐城派驰名中外,近现代有陈独秀、胡适、王明、蒋光慈等文化名人。近距离看,霍邱县本来就是著名的文藻之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文学社,七名成员中就有四个人是霍邱人,他们是台静农、韦素园、李霁野和韦丛芜,这些人在中国文坛上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开始,我高中毕业,“文革”结束,整整十年。那时候虽然说教学乱得一塌糊涂,但是我却因祸得福,读了很多书,其中多数是安徽作家的作品,这些书被当地的造反派当作毒草收缴起来,存放在公社大院的一个小楼里。我的父亲时任公社干部,有一些方便,所以

我能得逞偷书，偷回来和我姐姐抢着看，有时候为了争夺一本书，我们姐弟俩打得不可开交，房前屋后打游击战运动战。那个时期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时期，我读的书有陈登科的《风雷》、李晓明和韩安庆的《破晓记》，还有《安徽文学》杂志和《活页中华文选》，都是“文革”前出版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安徽文学》杂志好像是二十四开本的，特种纸封面，“安徽文学”这四个字非常漂亮，介于魏草之间，风格独特，采用起凸工艺印刷，就像钢印那样压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条件还是很艰苦的，那时候温饱问题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唯独把一个文学杂志办得这样精美、这样考究，说明在安徽人的心目中，文学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记得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从《安徽文学》上读过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名叫《白色的蔷薇》，作者是谁记不清了，叙述的是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三个同学，一个富人家出身的男同学长大后成了国军少校，欺男霸女，强娶女同学为妻，后来被人民政府镇压；那位真正同女同学有爱情关系的男主角参加了解放军，解放后当了县长，以宽厚的胸怀，收养那位国军少校和女同学的女儿，并继续追求那位女同学。女同学无颜面对，悬梁自尽了。这部作品虽然有着明显的“阶级斗争”概念痕迹，但是写得凄婉动人，很有人性的深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偶然阅读激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那么，真正产生创作激情和创作念头，还是在青年时代。十八岁以前，我的故乡有两个，一个是霍邱县的姚李镇，一个是洪集

镇,两地相距十一公里。我出生在姚李,十三岁以前主要生活在洪集,我父亲的工作在这两个小镇上来回调动,我们家就像一条小船,跟着我的父亲来回颠簸。

我在洪集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叫王启昌,读书很多,语文功底很好,课讲得才华横溢,就是他最早预测了我的文学前程。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叙述一个基层干部早出晚归拾粪积肥的事迹,王老师给的批语是,这篇文字不一定是好作文,但它是一篇好作品,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王老师对我的作文,要求特别苛刻,同时也给了我很多额外的指导。后来在姚李读高中,语文老师叫汪泛舟,此人汉语功底非常深厚。那时候不重视课堂成绩,学生爱听不听,但是汪老师仍然十分认真,讲古文抑扬顿挫,字斟句酌,津津有味。汪老师在恢复高考之后,以四十多岁的年龄还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敦煌研究所当研究员,著述颇丰,出版《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敦煌儒家蒙书与意义略论》等等。从他那里,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对于文学的热爱和执著精神。

除了在学校直接受益,家乡的社会文化氛围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在姚李读书的时候,姚李文化站站长绰号叫周老飘,大高个,这个人给我的印象,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抓农村文化,有很多青年都汇集在他的身边,跟他学拉胡琴,学演出,学写剧本。我亲眼看过他给女演员导演动作,人高马大的一条汉子,还会翘兰花指。那时候县里搞文艺调演,我们姚李镇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很少第三。姚李镇的文艺演出队还经常代表县队到地区参加调演竞赛。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下自习回来,经常见到文化站灯火通明,歌声琴声锣

鼓声，声声入耳。在那种环境里，我不可能不受影响，经常蠢蠢欲动。反正那时候上学不用交作业，不用考试，有的是时间，我也学着写诗，写散文，好像也照葫芦画瓢写过剧本。

在周老飘调走之后，姚李文化站又来了一位站长，叫汪礼堂，跟周站长一样，一干也是十几年，也是只做一件事情，抓农村文化。当然，时代不同了，要求也不一样，汪站长的文化工作内容更丰富了，他把一个乡镇的广播站扩大成了一个县的第二电视台，以一个乡镇的力量办起了文学刊物《漫流河》，还成立了一个漫流河文学社，继续培养文学人才，这些人都是业余的，有的执教，有的行医，有的从政，还有的务农经商，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但是文学热情普遍很高，每次我回故乡，都要参加姚李文化站的活动，听他们谈观点议生活讲故事，继续感受着青年时代弥漫在故乡上空的那种文化的火热，受益匪浅。姚李文化站在几年前被国家文化部评为全国乡镇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块土地的文化含量绝非妄言。

老话说，树高千丈不忘根。我这棵树离千丈还差得很远，一米七八的个子，充其量也就五尺半，一杆老式步枪的高度，那我就更离不开我的根了。我虽然自二十岁之后就离开了家乡，但是家乡给我的营养从来就没有中断。有这样的家乡作为我强大的后方，作为我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作为我创作的生活基地。有这样的家乡，我别无选择。

## 冬天里的一把火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团燃烧的炉火——长方体的炉灶贴墙砌在宿舍南边窗下，宽而且高。那时候我们称那种笨重敦实的炉子为“老虎灶”，灶台上架着铁丝网，上面搭满了在白日训练中汗湿了或被雨雪浸湿了的棉袄棉裤和棉鞋。一轮皎月挂在窗外的树枝上，不时有干部或老兵们踏着薄冰在门外走动，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先是挨个查铺，帮大家掖好被角，又到窗前查看通风口，再将铁丝网抱下，加几块煤，捅捅火，火苗往上蹿了几蹿，立刻，雪白的墙壁就被映出一片闪烁的橘红色，然后再将铁丝网托上去，把棉袄棉裤翻个个儿，空旷的房间里就重新弥漫起夹着汗湿味的温暖——这温暖是不会冷却的，它从新兵们入睡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起床号响，直到我们一跃而起穿衣撒尿出操之后，才会由值日的老兵把老虎灶暂时封起来，在晚点名之后又重新以灿烂的燃烧给我们营造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团炉火便是新兵时期留给我的难忘的记忆。我们参军到达中原古城安阳的时候，恰逢漫天飞雪，雪后就是天寒地

冻。只几天工夫,手脚就长了冻疮,脸上也裂开了口子。老天爷给了我们这些南方兵一个下马威,在这样凛冽的环境里开始军旅生涯,首先就从心理上产生了畏难情绪。我是在小城镇长大的,兄弟一人,自小还是有些娇惯的。我没有想军营生活原来竟是这样的,手上生冻疮不说,脸上还要开裂。早知道会这样我就不来当兵了。在家里待业年把,招工当个澡堂工人理发匠之类的,也远比受这份罪强得多。

但是,在沮丧的时候,我看见了那团炉火——它有时候是暗红色的,有时候是橘红色的,燃烧中的煤炭呈半透明状,有时候在红色的火焰上面还会聚集几束蓝色的火苗。它在舔噬着新兵宿舍里的黑暗和潮湿,也在融化着我们心中的寒意。以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参军之初最迷茫和最容易动摇的日子里,也许就是这团炉火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不动声色地坚定了我。新兵排二十一个新兵有山东的、安徽的、河南的、河北的,住在一间约四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统统地铺,但铺草厚实松软。到新兵宿舍查铺查哨的干部或老兵我们大多不认识,以后认识了,我就再也没有忘记他们,譬如无线班副班长王晓华、指导员赵蜀川、二班副耿其明、六班长王宝贵……三十年后我依然能够记住这些名字,足以证明老兵对新兵的关怀——哪怕仅仅是举手之劳的微不足道的关怀,也很有可能给一个处在茫然状态的新兵留下美好的记忆,甚至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

记得是在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一名小个子老兵又来查铺,他走到我的铺前发现我是醒着的。他注视了我片刻,轻轻地问:怎么还不睡,想家吗?我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又说,不

完全是。他在我的铺前站了一会儿，说：我刚当兵的时候也是。没有新兵不想家的。不过，你得好好睡觉，不休息好明天训练会走神的。我说：你们每天都来帮我们掖被子，真好。他笑了笑，在闪烁的炉火映照下，我发现他的脸很年轻，但居然给我以慈祥的感觉。他说，用不了多久，你成了老兵，也会这样的。然后他就出去了。在他离开之后，我仍然没能很快入睡，但却不乱想了，我在想他的话。

这个人是我们炮团九连无线班班长陈仁进。其实，那个夜晚陈班长并没有做我的思想工作，此后也没有再找我促膝谈心，但是，他那几句十分平常的话，却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憧憬着我当老兵以后的作为，就颇有点激动了。想一想那团红色的炉火，想一想那些在时明时暗的光线里悄然而至的身影，想一想那些并不比我们大多少的老兵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关怀，就很有感慨：当个老兵真好。

在那团炉火的陪伴下，我的新兵生活顺利地结束了。幸运的是，我恰好被分到了无线班，陈仁进便成为我下到老兵排之后的第一任班长，同时也成了我军旅人生的第一个导师，在他软硬兼施的培养下，我顺利地完成了从非军人到军人的过渡。之后不久，部队到南方参加了一场重大行动，我立了功，又因为写报道有点成绩，引起上级文化部门的重视，被作为重点人才培养，并于参军八个月之后，当上了炮兵班的班长，成了货真价实的老兵。

第一次到新兵宿舍查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记得在进门之前我踌躇了一会儿，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算是酝酿情绪吧。我像老班长那样，帮新兵们掖被角，查看

通风窗，添煤捅火，帮他们烘烤棉袄棉裤。做这些小事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却很崇高。与我在新兵时候所见到的那些查铺的干部或老兵们不同的是，在做完这一切之后，抑或是不放心，怕自己有什么疏漏，抑或是想重新体验那种感觉，反正我是在离开后不久又重新回到了新兵宿舍，又在那里静静地待了一会儿，静静地观察那些比我年轻或者同我一样年轻的脸庞。其实看得很朦胧，但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睡得很踏实、很香甜。

提干之后不久，我就到机关工作了，再往后，又开始了文学创作并被调到北京，从此远离了老部队。白驹过隙，岁月悠悠，三十年过去了，我的老班长也早已复员回乡，但他曾经照料过的那团炉火却时常在我的心里燃烧。

一九九二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弹道无痕》，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获了一些大奖。如果说这部电影是成功的话，那么，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它的片头：一轮巍峨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红彤彤的光辉弥漫了整个画面——这正是我心里储存了多年的色彩啊。那团红彤彤的太阳，以及影片中好几处反复出现的炉火，都像是在展示我心灵中的一段历史。这篇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是老班长李四虎和新兵石平阳，石平阳就是在那种红彤彤的氛围里成为老兵、班长、老班长的。我记得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把那些人物同我的切身经历结合起来，脑子里倒是若隐若现地晃动过几位战友的影子。那么，影片里出现的并且是贯穿始终的火红的基调，只能理解是本人记忆中的色彩信息通过文字对于再度创作人员的暗示了。

如今，当我回忆起我新兵时期享受过的那团炉火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人一辈子要遇到多少事情啊!有大事有小事,但是影响和改变我们的未必都是大事,尤其是对于新兵,也许很小的事情就会深埋在他们心底,并滋润或者破坏着他们的感情。